

清史彙編

三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吳曾祺編

清 史 綱 要

一元 六角

本書將前清一代重要事件。編年紀載。凡事必提綱絜要。首尾完全。計參考官書、史傳、實錄、邸鈔、奏議、文牘、專集、筆記、野史、雜記、凡數百種。取材既富。選擇尤精。以三十餘萬字。網羅二百六十八年大事。於雍乾諸帝之專制。孝欽后之擅權。皆據事直書。又向來指外國及人民暴動等。爲逆匪寇賊者。亦均改正。尤爲本書特色。誠欲知近世史事者。不可不讀之書。分訂六冊。附勘誤表一頁。尤便稽閱。

壬七二五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nchu Dynasty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年二月三版

(清史講義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吳縣汪榮寶
武進許國英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
福州廈門廣州潮州韶州汕頭
澳門香港桂林梧州雲南貴陽
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一日稟部註冊
廿六日領到文字第一三三八號執照

一四九七

清史講義

第三編 憂患時期

第二十一章 嘉慶朝各省之亂事

苗民
清軍
持之
狀況

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號稱極盛。既略如前編所述。然中葉以後，和珅用事，養成內外官吏貪墨之風，吸收民間數萬萬之母財，以置諸不生產之地，而民間始患貧矣。自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決，舉康熙以來綠營兵額之不足者，一一挑補，驟增兵六萬五千，歲添新餉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須用七千萬，而帑藏始大絀矣。（詳見曾國藩咸豐元年簡練軍實疏）以財力之日絀也如彼，而各直省人口之增殖，其速度又有可驚者。據乾隆末年之調查，各省丁口凡二億九千七百萬餘，較諸雍正末年人口二千七百三十五萬餘，康熙末年人口二千五百三十八萬餘，驟增至十倍以上。如是人口財富，相爲反比例，而豪民始疾苦思亂矣。當乾隆五十六年，內閣學士尹壯圖，嘗以『督撫藉詞賠項，勒派屬員倉庫，遂致虧缺，商民蹙額興歎』等語，具摺奏聞，顧以事無左證，反得欺罔之罪，而下情始壅於上聞矣。亂源之醞釀，既非一日，於是乾隆六

十年發難於湖南貴州間之苗民。越明年嘉慶改元，而湖北四川之白蓮教徒紛然繼作。九年之間，蔓延五省之地。同時東南沿海有海盜之亂，戡定未幾，而河南山東直隸間有天理教徒之亂。二十年中，羣盜如毛，此仆彼興，迄無寧歲。諸役中以白蓮教徒爲最劇，而苗民之變，又教徒之亂之導火線也。今各撮其顛末，依次略說之。

湖貴苗
地之沿革

湖南貴州接壤之處，有臘耳山山脈，縣亘其北方，其附近一帶，自古苗獠聚居之地也。當明時，朝廷以鎮撫此等蠻族之故，設永順等處軍民宣慰司，屬湖廣都司。清初因之，及康熙四十三年，始以尙書席爾達巡撫趙申喬剿撫之結果，增闢乾州鳳皇兩直隸廳，降生苗百四十寨。雍正初，鄂爾泰經略西南，斷行改土歸流之策，廣西雲貴諸土司，既次第征定，於是永順等土官，懾其餘威，自請獻土，清廷籍其地爲一府四縣。又於乾州之北，增設永綏（廳城故在今永綏城南，當辰州府治正西三百里，嘉慶七年，以同知傅鼐之建議，遷治花園汛，卽今城也），於其西增設松桃，屬貴州。而後臘耳山苗地，悉受治於流官之下。其始苗民畏隸如官，畏官如神，有司引以爲利，往往以蠶芥之爭訟，病及全寨。又數十年來，漢民之移住其地者，日漸繁殖，至乾隆末年，而永綏戍，因

周之苗地盡爲移民所占。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亂端起矣。

六十年正月貴州銅仁府屬苗民石柳鄧始據大寨營舉叛旗。湖南永綏屬之石三保鎮筓（鳳皇廳）屬之吳隴登吳半生乾州屬之吳八月各起兵圍廳城數日之間遂陷乾州。又分衆攻掠保靖西陽秀山松桃銅仁附近地。川湖貴三省邊境同時戒嚴。於是湖南提督劉君輔馳保鎮筓湖廣總督福寧調集兩湖諸軍繼之。雲貴總督大學士福康安率總兵花連布以下督雲貴兵進銅仁府四川總督和琳統川兵進秀山縣閏二月雲貴四川兩軍聲息漸通會攻石柳鄧所據之大寨破之。柳鄧遁走清軍乘勝焚苗寨四十餘降二百四十餘。貴州苗略定。總兵花連布遂將兵二千五百以三月進援永綏。劉君輔亦以兵二千自鎮筓轉戰保靖花園間與花連布合軍解永綏之圍。是時乾州爲清軍目的地。福康安和琳皆由銅仁府屬正大營越臘耳山脈而東道險不易進。苗兵專伺大營所向據險死守。福寧駐鎮筓欲通道瀘溪軍甫出卽爲苗兵所遮殺跟蹤折回。劉君輔等雖繞出乾州西北轉戰有功而兵單餉阻又扼於主帥舉動不得自由。以故乾州回復之計畫頗極困難。自四月至九月福康安等雖累克要寨覆苗酋石

三保吳半生根據乘勝渡沱河上流生擒吳半生而吳八月復據平隆（乾州城西三十里）自附三桂後稱吳王石三保石柳鄧皆附之勢轉盛清廷方日盼捷書亟封福康安貝子和琳一等伯先後疊賜從征兵丁一月錢糧欲以高爵重賞收驅策之效而福康安等既曠久無功一方則懸翎頂金錢廣行招納降苗受官弁者百餘人月支鹽糧銀者無慮數萬人一方則增調兩廣雲南四川兵數十萬來營會剿數省轉輸費巨萬計其間苗酋吳隴登雖以清軍招撫之影響誘擒吳八月致諸大營而八月子廷禮廷義復與隴登仇殺負嵎自若浸尋至嘉慶元年四月湖北教徒已所在蠭起而福康安和琳等之征苗軍尙阻滯於鎮筸城西北一帶軍士不習水土觸暑雨死者日衆幾於剿撫兩窮焉

苗亂之
鎮定及
傳鼎之
善後事
業

五月清軍始生擒苗酋石三保又訊知吳八月子廷禮已病死乃分圍攻平隆之軍漸逼乾州而福康安遽以是月卒於軍越六月乾州復和琳亟思苟且藏事一方使領侍衛內大臣額勒登保等專力平隆一方與湖廣督撫（時福寧已調任兩江總督仍駐鎮筸湖廣總督爲畢沅湖南巡撫爲姜晟）奏陳善後章程六事大略言苗地歸苗民

地歸民。盡撤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皆一時姑息之策。就中惟購收槍械一事。稍有關係。然當時竟不能實行。至八月而和琳又卒。詔額勒登保繼其任。又詔將軍明亮自湖北往會之。時苗勢漸蹙。清軍以十月破平陸。盡焚吳氏廬舍。以十二月擒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遂以苗亂肅清奏聞。會川楚事日急。諸將不得不移師北去。於是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赴湖北。留兵二萬分防。移湖南提督駐辰州。增設綏靖鎮。箠兩總兵統之。然自是苗衆仍四出劫掠。邊無寧日。且藉口於和琳苗地歸苗之約。益蔓延乾鳳三廳地。及嘉慶四年以來。鳳凰廳同知傅肅。以才幹總理邊務。始力講善後之策。移永綏廳治花園汛。先後修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廣設書院義學以教之。如是經營十餘年。而後苗事始大定云。

方征苗軍之起也。調兵轉餉。牽動七省。(兩湖四川雲貴兩廣)各地失業之民。已囂然思亂。而是時河南湖北官吏。方以白蓮教案之牽涉。行文各州縣。所在窮治。民間不勝其擾。桀黠者乘機號召。亂端遂作。白蓮教者。蓋佛教之支流下乘。其起源不可知。據其

湖北教
徒之初
起

經典則云起自前明正德四年。又有牛八掌教彌勒轉世等語。亦不詳其所指云何。要之其始不過一二首倡者。假之治病眩俗。以爲斂財之計。及信徒日衆。蔓延日廣。而明季遺民。亦思藉此祕密會黨以逞志。及乾隆四十年頃。河南民劉松者。爲白蓮教領袖。事發被捕。遣戍甘肅。其徒安徽民劉之協。宋之清等。復分赴川陝湖北一帶布教。日久黨益衆。倡言劫運將至。以同教河南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詭稱明裔朱氏。煽動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其黨先後就捕。而劉之協解至河南扶溝。乘間脫走。清廷嚴責所司窮緝。自河南而安徽而湖北三省大吏。輾轉根究。不肖州縣。變本加厲。按戶搜緝。胥吏乘之爲奸。其尤昏悖者。如武昌同知常丹葵。奉檄荊州宜昌。株連羅織至數千人。民間坐是破家亡命者。不可勝計。於是劉之協未獲。而荆宜之民。且公然發難矣。

嘉慶元年正月。荊州之枝江宜都宜昌之長樂長楊等縣。教徒起兵。率以官逼民反爲詞。數月之間。蔓延湖北西半部五府（襄陽荊宜施）一州（荊門）地。南及於四川之西陽。北及於河南之鄧州新野。而襄陽教徒數萬最猖獗。其渠魁自劉之協外。有姚之富。及同教徒齊林妻王氏。皆强悍出四方羣盜之上。清軍先後蒙奏『殺賊數萬』而教徒

之川教徒
襄陽及徒
進之北教

益熾於是始定分地任事之策。鄂督畢沅侍衛舒亮當荆門宜昌等江北方面。鄂撫惠齡總兵富志那當荊州江南方面。都統永保將軍恆瑞明亮等當襄陽方面。提督鄂輝陝督宜綿等先後當鄖陽方面。五月襄陽教徒分道出隨州安陸鍾祥進逼孝感距漢陽僅百餘里武昌戒嚴幸教徒爲大潦所隔不得進。自七月至九月清軍所在勝利襄陽兵既東南犯不遂仍折而西北或竄入河南界於是湖北境內教徒北惟襄陽南則歸宜勢漸蹙。至十月而四川達州民徐天德復與太平東鄉民王三槐冷天祿等並起形勢又一變。

先是金川之役官兵潰於木果木（事具前編）其逃卒之無歸者與失業夫役無賴悍民散匿四川東北境巴山老林間以剽掠爲生及官捕急則投入白蓮教會資其應援已而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貪墨胥役等假檢查邪教爲名徧拘富戶爲勒索地而徐天德等以行賄得釋至是襄陽敗兵之一部或竄入川東天德等乘之遂聚衆舉事川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剿之陝撫秦承恩防禦興安皆無敢疾馳掩其烏合者教徒遂由大平入陝分擾興安府屬縣勢日熾而是時湖北方面則永保總統諸軍當追剿

襄教徒之任。惠齡福寧等與宜昌教徒相持於長楊附近。河南方面。則巡撫景安駐兵南陽。防襄教徒北走。永保軍最衆。然其對敵方略。惟尾追不迎擊。敵兵往來棗陽光化穀城間。橫行無忌。十一月。朝旨逮永保治罪。而以總統軍務之任屬惠齡。惠齡至襄陽。乃建議嚴守漢水及其支流唐河白河等。斷教徒東西通路。徐分兵四出以蹙之。而景安擁兵四千屯南陽。不出一卒截擊。敵窺北路可乘。遂以二年正月分三隊。一王廷詔。二李全。三姚之富。齊王氏直趨河南。略取州縣二十餘。遂進逼商雒。寢尋由陝西渡漢水而南。以與川教徒相會合矣。

川楚教
徒之會
合

方川教徒之未起也。陝甘總督宜綿。方統陝兵會剿鄖陽。及徐天德等起達州。掠興安。乃回軍而西。與教徒角逐於東鄉附近。會湖南苗事略定。將軍明亮及都統德楞泰等。引征苗軍赴達州。而四川鄉勇羅思舉等。亦助清兵奮擊。先後殺敵不下數萬。徐天德王三槐所擁殘衆。止二千餘矣。及襄陽教徒入陝。以西北阻秦嶺。不敢向西安。乃并三隊爲一。將由洵陽渡漢。而清兵鄉勇已扼漢而守。敵兵不得渡。乃由北岸趨紫陽。奪船渡上游。遂以六月分道入川。於是達州屢敗之衆。及雲陽萬縣間新起之寇。同時響應。

襄陽教
徒之東
西馳突

衆頓數萬。仁宗以惠齡恆瑞等追敵不力，防漢不嚴，盡奪所得封賞，仍令戴罪追剿。而以宜綿總統川陝軍務，節制惠齡以下諸軍。宜綿方督諸將分道要截，欲蹙敵兵於一隅，以爲聚殲之計。而襄陽教徒以川北路險，人煙少，無所掠食，欲回陝楚富庶之地。然川陝間通路已爲清軍所扼，遂不復北走，而分攻萬縣、雲陽、大寧，號召徒黨而東。

是時教徒首領惟李全、留川與王三槐合。其東還者，首隊則姚之富、齊王氏，後隊則王廷詔、各擁衆萬餘。先後自夔州趨巴東，破興山，乃分道。一東北由保康、南漳以向襄陽，一東南由遠安、當陽以窺荊州。於是惠齡、恆瑞等留川當李全，而明亮、德楞泰等自川東追躡，轉戰至宜昌、遠安間，數破王廷詔軍，復扼荊門州以待之。而總兵王文雄亦擊走齊王氏等於南漳，適都統阿哈保新以木蘭哨兵赴援，復追擊諸宜城東北。又是時江漢沿岸之殷富市鎮，若沙市、若樊城，皆新建堡柵，捍衛甚嚴，無可掠奪。漳宜二路之教兵，既不得志於荆襄，乃折回房竹，焚掠所經州縣，陽走陝西，欲引官兵入山，而乘間北渡漢。時漢防甚固，教兵不得逞，乃一意西奔，蔓延及白河、洵陽。會九月，故留川首領李全復自巴州與王三槐分黨，將由陝還楚，沿漢東走。於是東西兩路教兵相會於安

康亟謀北渡。而王三槐、徐天德等亦據巴州。銳意欲斷川東、川北運道。以困清軍。敵勢日張。

襄教徒
自陝西
渡漢及
齊王氏
姚之死
之富

先是宜綿代惠齡爲總統。名爲節制諸軍。而勁兵健馬俱爲明亮、德楞泰率以東行。及李全還陝。惠齡、恆瑞等踵去。川中兵日薄。而敵勢不加弱。於是宜綿奏言：『近日諸將皆入陝。獨臣一人在川。川東千里。無人調度。請別簡大臣總督地方。而已親督師專一辦賊。』詔以勒保總督湖廣。赴川代宜綿統軍務。而以宜綿督四川。兼理軍需。仍令諸將各辦各事。不相統屬。是時東西追敵之清軍雲集興安。敵衆阻漢不得渡。乃合軍西進。欲乘冬期水涸。自沔縣寧羌間。徒涉漢源。清軍追之急。敵兵分道陽折而南。引清軍入川。而別令首領高均德等。間道折回寧羌。乘虛疾渡。時恆瑞已爲宜綿咨調。助剿川北教徒。通運道。明亮、德楞泰等聞高均德渡漢。懼其攻略全陝。蔓延豫楚。急放任齊王氏等。而引大兵馳還漢中。於是齊王氏督馬步二萬。以三年二月。由西鄉洋縣分道踵渡。密令高均德引清兵東北追。而自與李全王廷詔合掠郿盩。將乘勝薄西安。總兵王文雄以兵勇三千拒戰。大破之。敵不敢北進。遂以三月折而東南。自山陽趨湖北。明亮

德楞泰躡其後。鄖陽鄉勇扼其前。諸軍合圍於鄖西界上。敵不得脫。其衆尙八九千。悉爲清軍所殲。齊王氏姚之富皆墜崖死。清軍轡割之。備極慘酷。且傳首三省云。於是襄陽首領已就敗滅。其歸宜間教兵亦已於去年秋冬間次第爲額勒登保等所破。惟李全高均德以下十餘首領尙分衆角逐陝西境內。保其餘燼。而川中獨張。

川督宜綿以境內教徒蠶起。而已所有之兵東西馳突。日不暇給。乃自陝西咨調恆瑞。自湖北咨調額勒登保福寧等入川。曾剿及三年正月。廷議以川省軍務日棘。而事權紛屬。無指臂之效。乃令宜綿回督陝甘。福寧治軍需。而勒保以總統兼四川總督。調度諸軍。時川教徒之尤主要者。川東則王三槐。徐天德。以達州爲根據。川北則羅其清。冉文儔。以巴州爲根據。彼此相援。繫急則并攻一方。暇則分道旁出。所蹂躪州縣不下十餘城。自姚齊二渠魁死。襄陽教徒失領袖。其餘黨若張漢潮。劉成棟等一股。則出沒川楚陝三省邊境。衆尙萬餘。李全高均德等一股。則欲東出武關。還湖北。而中途爲清軍所遮。乃折奔寧羗。謀與川北教徒合縱。悉衆而南。以故川東北形勢益惡。六月。詔以『陝楚羣賊均逼入川。諸道將帥顧此失彼。當爲之分定責成。使無所諉過。』乃令明亮

德楞泰專剿李高。且會同惠齡恆瑞夾剿羅冉。宜綿額勒登保專剿張劉。湖廣總督景安專守楚境。防川東教徒之闖入。而勒保自專剿王三槐等一股外。仍兼偵各路敵情。相機布置。以副總統之實。然當時任事諸臣。大都受和坤風指。專以老師糜餉。殺脅從。冒功賞。爲目的。縱令朝旨若何處置。其無效卒如故。及此諭下。而諸將又稍變其方略。卽一意誘擒敵首。而置其餘黨於不問是也。故自是年七月至十二月。其間諸軍效果。可得而言。

川教徒
首領之
被殺

勒保自任總統以來。未嘗有尺寸功。屢被嚴旨切責。至是年七月。而有生擒王三槐之事。先是四川牧令。以南充知縣劉清。爲循良最。自教徒發難。清數以鄉兵從征。教徒素重清名。遇之輒引避。當宜綿督川時。常命清徧入王徐羅冉各營。廣行招撫。清將三槐俱還。約降。及釋歸。則復叛。至是勒保思復用舊策。以貢生劉星渠。嘗隨清至敵寨。乃遣往說三槐。三槐意未決。恃前此出入軍中無忌。因留星渠爲質。而自詣清軍。勒保遂以生擒首逆。張皇入奏。得封一等威勤公。和坤及戶部尙書福長安。各進爵爲公侯。而勒保弟永保。前以失機逮問者。亦坐是蒙恩得釋。然三槐擒而其部衆盡爲彼黨。冷天祿

所有抗拒如故。徐天德亦屢攻川東州縣，鼓勇不稍息。其川北諸軍，則額勒登保以十一月生獲羅其清於石洞，德楞泰惠齡以歲除斬冉文儔於通江，視勒保差勝。而外此如宜綿，則終歲屯駐無兵之地，曾未一戰。景安則以和坤族孫故，益專意趨奉阿附，而軍事更非其所問矣。

如上所述，教徒之蔓延，殆與和坤之用事，有直接間接之關係。故和坤之敗，實清軍命運之轉潮也。仁宗固夙知和坤專恣不法狀，特以太上皇帝始終寵幸，舉動恐有所掣肘，故隱忍未發。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帝崩，而和坤適爲言路所劾，帝乃即日詔暴和坤壓閣軍報，欺罔擅專，致各路領兵大臣冒功糜餉罪狀，奪職賜死。以將帥乏人，驟難更易，命勒保仍以總統爲經略大臣，明亮、額勒登保均以副都統爲參贊大臣，先後罷惠齡、達宜綿、景安及肇禍地方官戴如煌、常丹葵等，分別治罪，而更新剿撫方略如下：

(一) 下哀痛之詔，言『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凡敵中脅從之良民，有縛獻賊首，或臨陣解散者，赦之，或予以相當之獎勵。』

(二) 實行堅壁清野之策，令勒保會同川、陝、河南、湖北各督撫，曉諭州縣居民，扼要團練，與官軍犄角。

(三) 定優卹

勒保經
略時期

鄉勇之制。先是諸道將帥。專務媚上虐民。臨陣則以鄉勇衝鋒。請賞則以旗兵居首。功罪賞罰。有相反之比例。至是令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卹。(四)開敵衆自新之路。是時各路教兵自往來掠食以外。未嘗有僭號據城之舉動。特許悔罪投誠。不復追其既往。於是大憝已去。計畫改良。而後用兵之效。稍稍可言矣。

勒保既任經略。責額勒登保。德楞泰。以合剿徐天德冷天祿之事。責明亮以殄滅張漢潮肅清陝境之事。而自往梁山。大竹。適中地。調度督率。自正月至六月。惟額勒登保一軍。殲閬中教魁蕭占國。張長庚於營山。斬冷天祿於岳池。逐儀隴教魁張子聰於通江。所在有功。而德楞泰一軍。則與徐天德角。逐川東。轉戰入鄖陽境。明亮一軍。則踰距秦嶺山脈間。東自商雒。西至秦州。往返千餘里。迄未獲勝。而川北教徒在廣元。寧羌間者。且西寇階州。圍鞏昌。折奔秦州。蔓延甘肅東南。加以高均德等一股。又分隊取道川東。思乘間還楚。沿途收新起之教兵。數且日增。計川東北各府廳州縣所稟報。多者萬餘。少亦數千。其不得主名者。尙不知凡幾。而勒保顧安坐達州。不能出一策。於是福寧奏『賊愈剿而愈熾。餉徒糜而罔益。乞特申乾斷。早決大計。』清廷乃以七月詔奪勒保

明亮與
永保及
互訐之
額勒登
保勒之
經略任

甘肅及
川西之
騷亂

職擢明亮經略以魁倫署川督令俱赴達州

自軍興以來諸將中戰功最著者無逾額勒登保福寧勒保嘗交章薦其知大體得士卒死力至是更易經略仁宗念勝任者莫彼若顧以其不識漢字不能治軍書而明亮老於用兵資望爲諸將冠故姑以代勒保而意實未愜也會永保代秦承恩撫陝方以張漢潮一股遷延未滅之咎與明亮互訟清廷密諭陝督松筠審兩人曲直而副都御史廣興又奏明亮挾私怨望有意玩寇仁宗恐明亮終不足膺重任乃命尙書那彥成佩欽差大臣關防赴陝監其軍兼會同松筠勘問而卒以經略屬額勒登保比松筠等以兩人先後互訐情實具疏定擬以聞而明亮適以十月擒斬張漢潮於五郎詔以其挾嫌僨事功不蔽罪與永保並逮入京而命那彥成代治陝西軍事

是時陝西境內教徒自張漢潮餘黨外復有高均德等悉衆屯興安南境將西渡漢水上游會德楞泰自湖北逐徐天德等入陝急引兵赴之生擒均德於西鄉盡驅敵兵而南均德黨冉天元者故以雄黠善戰豪衆中至是統殘兵入川北與徐天德合額勒登保聞之以十二月進剿天元於蒼溪戰不利陷死副將以下二十餘軍士二百餘相持